



危世 盛言

WEISHI
SHENGYAN

梁龙溪 / 著

一个盛宣怀，半部近代史，
在那危难时世，盛氏有那些言行，
说了什么话，做了哪些事？

上海三联书店

危世言

WEISHI
SHENGYAN

梁龙溪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世盛言/梁龙溪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6

ISBN 978-7-5426-5561-5

I. ①危…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3007 号

危世盛言

著 者 / 梁龙溪

责任编辑 / 冯 静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2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561-5/I · 1129

定 价 / 40.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2351

目 录

上 卷

楔 子	003
第一回 避兵火老叟溯渊源 投官亲公子涉江湖	005
第二回 顺时势朝廷开洋务 初发轫衙内参庶政	013
第三回 破金陵天兵失天国 应科举杏花贺杏荪	021
第四回 天宁寺高僧遗偈语 淮军营秀才言夙志	029
第五回 从军旅陕甘驰戎马 司粮台津沪结买办	037
第六回 会绅商畿辅济灾黎 游东洋岛国采风情	045
第七回 上章程船局招商股 坠红尘洋场识贤助	053
第八回 窥海疆东寇侵台湾 放洋债西贾盘重利	061
第九回 探矿山蹒跚勘煤铁 说南洋逶迤吞旗昌	069
第十回 庆乔迁留园添新景 赈奇荒赤地巡村落	077
十一回 悼原配玉蓉掌家事 哭辕门琉球恋中华	085
十二回 施善爱筹建广仁堂 争利权创立电报局	093
十三回 查股案老吏劾能员 出私蓄红颜酬檀郎	101
十四回 跌财神申城舞长袖 敷海线金州挪专款	109
十五回 御外侮朝野齐关情 肃内务纶音褒佳绩	117
十六回 阅海防众口夸轮电 篆正印一身赋官商	125
十七回 登莱青治理小青河 风雨浪遇险羊角沟	133

十八回	诘失缺内府迫贡品	读家书姨娘悟终身	141
十九回	烟台城虚设迎宾宴	琵琶湖突发血光灾	149
二十回	循伦常继室主中馈	詫蹊跷布厂焚大火	157

下 卷

二十一	毒设局恶邻谋朝鲜	虑变盘干城踞要津	167
二十二	援平壤手足洒碧血	战黄海英烈泣鬼神	175
二十三	屠旅顺倭兵毙怪兽	辱马关爵相惊莽汉	183
二十四	彰国法正词判细作	倡西学奇谈动公卿	191
二十五	张之洞豪掷银钱钞	盛宣怀规整汉冶萍	199
二十六	朝天子奉旨备顾问	陈大计专折达天听	207
二十七	守中权贷款造铁路	促通商集资开银行	215
二十八	定国是光绪推新政	行家法慈禧复旧规	223
二十九	筹饷银着意翻老账	节源流有心加洋税	231
三十回	求自强小站荐新军	闹义和王府祭神坛	239
三十一	动刀兵列强掠京师	筹帷幄联袂保疆土	248
三十二	落旌旗孤臣伤国步	传衣钵泉雄统北洋	257
三十三	订商约就地磋洋使	觑实业千里吊封翁	265
三十四	谒山陵花衣乘火车	表忠忱素服见御驾	273
三十五	祈福泽玉佛享道场	进灵药太后赐仙岛	281
三十六	崇公益红会联东西	通芦汉神州贯南北	289
三十七	酿葡萄笑酌葡萄酒	赏丁香挥泪丁香苑	297
三十八	垂髫女求解作嫁诗	耆艾臣亲撰追祭文	305
三十九	捐图书多士得惠周	揽路权千夫共仇讎	313
四十回	溯宦海辛亥响霹雳	革故鼎新元现霁霞	322

后 记	334
-----------	-----

上

卷

楔 子

我中华泱泱大国，自三皇五帝以降直至大清，已有几千年文明历史，富庶繁荣，国势强盛，向为世界仰慕。然升平即久，渐渐就有些傲视四夷，固步自封的模样。近世西洋诸国兴起，仗着船坚炮利，横行天下。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国竟籍口朝廷禁毁鸦片烟，就动起刀兵来。朝廷抵挡不住，只得在江宁下关英国兵轮皋华丽号上，订了城下之盟，割地赔款，开通商口岸，国门就此洞开，强梁不请自来，接踵而至。

法兰西国、俄罗斯国、德意志国、美利坚国……纷纷登堂入室，纠缠不休，软硬兼施，各各分了一杯羹去，予取予求，赖而坐享；更有那欺师灭祖的东洋强盗，非但割我中华的地，讹我中华的钱，还要吞我神州，灭我华夏。自此，中土的银子，流水也似往外淌，富了列强，苦了中华，国势疲敝，内囊日甚一日。

大清早年虽有永不加赋的金科玉律，此时也顾不得了，抽厘加捐，变着法子搜刮百姓，无忌于饮鸩止渴，驱民啸聚。果然官逼民反，南有洪杨揭竿而起，北有捻军攻城略地。朝廷患外忧内，左支右绌，国库如洗，颇有些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之危象。有识之士痛定思痛，急欲自救，而自救之策，莫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求富求强。

于是有了洋务，有了办洋务的人，有了第一杆快枪，第一艘轮船，第一封电报，第一匹机布，第一所学堂，第一家银行，第一部电话，第一座钢厂，第一条铁路，第一个慈善机构，第一幢对外开放的私人图书馆……可惜，

这许许多多的第一，并未能阻止国力的衰落，民族的危亡。个中，有一盛姓之人，身体力行，在这危难之世做了一些事，于这危难之时说了一些话，这“危世”“盛言”，流传至今，庶几可为看官茶余饭后的消闲之资——

（一）

（二）

（三）

（四）

第一回

避兵火老叟溯渊源 投官亲公子涉江湖

盛曰：聪明才智之士，莫不避难就易，避险就夷，皆各思安坐而致尊荣，不肯历患难而希勋业，此尤人心风俗之忧，而为富强大局之弊也

话说大清咸丰年间，江南常州府有个武进县，武进县里有户人家，姓盛。

这盛府乃是读书仕宦之家。太公盛隆，已然致仕，居家延寿；老爷盛康在外做官，因虑堂上双亲年高，特意留下长子杏官侍奉，代父尽孝。只因近年时势不靖，东南兵火不断，朝廷束手，盛府在城里安身不牢，太公只得带了全家上下十几口男女，避居江阴旻岐庄上。

这一日，太公见莺飞草长，天气晴和，一时动了逸兴，便携了杏官出来。信步庄外，但见阡陌连横，禾苗青青，桑柳错落，枝条碧碧，举首远山翠微，飞鸟皋鸣，低头绿波环流，水禽嬉戏，倒是一派太平景象。太公赞得一声，心中一动，复又叹得一声，想这田园光景虽好，却不是久恋之地，旦夕兵火将来，须得及早想个法子，离了这里方好。一转首，见杏官正眺着庄河若有所思，便问何事神游？杏官未及答言，忽见老仆盛福匆匆赶近

来，喘吁吁报说郑师爷到了，太公和哥儿请回罢。

太公见说，掉过竹杖，祖孙二人回来。那郑师爷已在草堂前伫候，一见太公，忙上来施礼，问了安好。说，观察特特的遣晚生来接眷，到任所安置。及见杏官斯文清秀，便拉着手道，世兄长高了好些，今年十六了罢。杏官还礼不迭。一边早有丫鬟奉上茶来，方各各归座。杏官只在太公身边侍立。

原来洪杨金田起事已有九年，早已立国，改江宁为天京。因信奉天父天兄，号称太平天国，又因散发披肩，百姓不明就里，呼之为长毛。近来国主洪秀全因朝廷围攻甚急，亟欲解天京之困厄，差忠王李秀成带了天兵天将东来，一路攻城略地，兵锋所指，官军披靡，不日间将个常州府城，围得铁桶相似。

却说太公次子盛康，字旭人，乃两榜进士出身。初时任铜陵令，做了几任州县，循资过了班，放庐州府、宁国府知府，又迁和州直隶州知州，亦曾在任上治水赈灾，造福地方。因有些政声，颇受上司器重。自太平军兴，拔安庆、克江宁，朝廷震动，急调大军征剿，其时盛康亦奉了札子，调江南大营帮办粮台。

不数年间，时逢胡林翼开府武昌，做了湖北巡抚。因素知盛康熟习粮秣厘金诸事，且为官有年，又恰在军前效力，经的事多，乃不惜折节礼聘至鄂，出掌湖北督粮道，以全省厘政委之，一力为官军筹措粮饷军资。近因东南军情紧急，盛康特遣幕宾郑思照专程来家，接全家老小到武昌署中，好避这兵火。

定了定神，思照对太公道，此次晚生来，一路艰险。说来却也话长——忽然想起盛康家书，忙解怀取出，双手递与杏官，杏官奉与太公。盛康信中特意关照，路途艰险，宅中老小能行则行，不可强勉。太公点头称是。待看信毕，思照又请见太夫人、夫人。太公想不日间就要一同长行，早晚少不得见面，便唤出老妻徐氏，媳妇费氏，一一厮见过了。

原本江宁已唾手可得矣——思照呷了口茶，说道，立春前数日，钦差大臣和春已督率各路官军，攻占了南北往来的要道九袱洲，把个江宁水陆咽喉切断，江南江北两个大营顿成合围之势，大年初五又连克下关上关等处，洪秀全几成釜底游鱼，朝廷上下弹冠相庆，莫不以为大局已定，巨寇不日可平。

岂知李秀成见情势危急，施出攻敌所必救之计，带了李世贤等几员悍将，率大军于正月间袭占了苏浙皖交通要隘广德，又差李世贤攻下安吉，大败官军于梅溪，复与李秀成南北夹击，攻破泗安官军营垒，顺利合兵。

元宵灯节后，李秀成率军从长兴妙西出发，沿莫干山小道进军，攻克孝丰，越天目山，连占武康、德清，正月廿一黎明出其不意，立马杭州武林门外。其时，城中只有八旗兵勇数千，守无可守，李秀成遂炸塌城墙，破了杭州城。和春果然中计，深恐断了饷源，忙忙中抽调万余人马驰援。

李秀成乘和春身边空虚，迅即回军，出浙入皖，会集各部太平军，趋进江苏，从背面进逼江南大营，与官军在建平、东坝、溧阳、溧水、宜兴、长兴、句容、金坛、秣陵关等处大战，频频得手。三月中，太平军十道并进，猛扑官军营垒，到得立夏这日，到底打破了江南大营。如此一来，苏常危如累卵，指日可下，把个观察急得了不得……

郑思照一气说来，家下众人听得心惊，只问师爷一路如何来得，莫非官军护送？思照道，官军纪律差弛，无端便要寻事的，我哪里敢去惹他，沿途只是靠地方团练照拂，昼伏夜出，好歹寻到此地。不然，现今还不知在何处蹉跎呢。众人叹息一回。太公看看日色将暮，少不得设席相待，虽是家禽野蔬，倒也颇可吃得。酒不数杯，思照因一路辛苦，但请歇息。一宿无话。

次日，思照留在外边打探消息的黄荣，一早来到庄上。这黄荣原是盛康的亲随，进来先拜了太公，方向师爷禀道，府城已破，和帅已死——自失了江南大营，和春退往镇江，太平军趁势挥军东征，攻占丹阳，和春溃奔常

州，太平军于五月初五围攻常州，和春一战负伤，逃在浒墅关上。初九日常州城破，和春闻报呕血身亡。李秀成乘势连克无锡苏州，江苏巡抚亦自尽了。

太公闻得，与思照相顾失色，喟叹道，不意短短一月之间，苏南膏腴之地，尽入长毛之手，这李秀成真有大将之才，好生了得。只是一件，如今道途已是不通，如何到得湖北？一时愁上心来。思照亦皱眉道，确是棘手之事，即便是时通时断，也不敢走，此地又不可久待，只恐长毛要下乡来扫荡呢。思照受观察嘱托，身荷接着重任，这却如何是好？

杏官在侧，听得如此，便伸手扯扯思照衣袖，悄声说道，江南走不通，可否从江北走，世叔看呢？这思照见杏官如此说，却也欢喜，遂向太公说道，还是世兄有见地，过江倒是一条捷径。太公听了低头一想，果然不错，不觉心头一松，因问杏官，你如何想得来？

杏官道，孙儿亦恐府城早晚不保，这些日正发愁呢，昨日随爷爷在庄外，正想着如何才能脱此困厄。因见庄河那一弯流水，想起来是通运河的，转出运河，便是扬子江了。不如先过江北，或许有路可走。

太公不觉点头。便对思照道，作速过江，暂避一时再作道理，如何？这思照其实心中早有盘算——不得已时只能泛舟走水路过江。只为太公年事已高，盛府女眷又多，再者天气日暖，桃花春涨，江面宽泛，浪颠涛簸，万一有个闪失，不是玩的。故筹之再三，委实难定。如今难得杏官说破，太公亦有此意，且实无他路可行，落得顺水推舟。当下便定下章程，只待收拾起身。

数天忙乱。这日午后，盛福、黄荣上来禀道，诸事已备，就请太公师爷上船。当下太公只是乡村学究装束，太夫人夫人俱荆钗布裙，一千人颤巍巍过了跳板，扶将着坐入舱中。杏官但做村哥模样，就在舱门口坐地。盛福与家下人等在后舱押着箱笼，郑思照行商打扮，督着舟子前后照应，见俱已安妥，便命开船。那舟子竹篙一点，篙竿一弓一直，船便离了岸。

盛府上下十数口离了庄上，沿着庄河入了运河，行不多久，便已到了扬子江边。那黄荣已在芦苇荡里候着，先前已探得的确，其时虽未封江，却不时有太平军快船往来巡哨，只为搜寻那官船及逃难的大户，所以特地挑了黄昏时分，天色将暗未暗之际，偷过这大江。黄荣眼见太平军哨船一过，便扬手为号，思照见了，急命舟子将船撑出苇丛，往江心便去。却喜一阵好风，撵得那船追波逐浪，一路到了北岸。

当晚，就在江边村庄里胡乱宿了。因怕撞着长毛，微明时分又匆匆上路，直到远远离了江边，方才稍稍安心。其时江北地方，官军与太平军兵势交织，太平军势大，陆路镇杨一带，水路江宁一带，俱已不通，西边俱不安靖，只有东北近海之处稍稍稳当些，地方虽不及苏南富庶，却也顾不得了。自此，一站一站向盐城走，这原是在过江前就已经商议定了的。

一日，来到泰兴季家市，就便借宿在宗祠后进。看那祠时，虽已破落，享堂上还有些个神主，隐隐可见描金字样。因等着铺排行李，一千人便上街闲步，太公边走边道，要说呢，这世事亦沧桑得很。这户人家，国初时富甲天下，人称北亢南季，何等富贵风流，不过一二百年，就烟消云散至此，也不知究竟因何败落。倒是当年嘉树园的藏书，虽然已经散佚，却大半留了下来。正说话间，见一个茶庄对面有爿茶馆，便踱了进去歇脚。

茶博士见客来，近前引到座头，招呼道，客官安坐，小店多有徽州好茶，歙岭青、时雨、松萝、大方……。思照问，大方是顶谷的么。伙计道，是老竹的，要顶谷也不难，对街胡永泰就有。太公道，就是老竹罢，真正顶谷，一年出产不多几斤，市面上不过有个名目罢了。茶博士忙道，他家真有，这店东就是徽州人。思照道，我知道，你且泡茶来吃。

一时茶来，斟出来色似淡金，香气高长。思照呷了一口，指着对门道，这茶庄的店东，是胡光庸观察的族人，本是徽州绩溪的贫寒之家，自小在茶叶店里学生意，因他人聪敏，肯吃苦，出师不多几年就出来与人合伙经营，慢慢积了些银两，有了几处生意，这就是他自家开的第一家店铺。太

公听了道，这商贾中人呢，徽骆驼的吃苦耐劳，精明强干是出了名的，就是雪岩，出身也苦。你看他现在的手面，又是丝栈，又是钱庄典当，银钱调度，动辄百万，还了得么。只是成事易，守成难，你不看我才说的那家么，就是个镜鉴。

思照道，想来不过是骄侈豪奢罢了。说到这家，倒是有些说道的，据说蒲留仙《聊斋》里的“霍女”这一篇，影射的就是他家。杏官听得，问道，莫不是编全唐诗的那家？思照道，正是。当日曹寅编纂《御定全唐诗》，用的校刊底本，说是内库发下，其实就是季振宜的《汇编全唐诗》。太公道，曹棟亭也下了不少功夫，听说李煦亦曾出力。思照道，那是康熙二十五年春，圣祖下诏访辑经史子集，中书舍人张丕扬，将收藏的《汇编全唐诗》清稿本进呈御览，后来曹寅即据此纂成《御定全唐诗》。

太公道，据说《汇编全唐诗》有七百一十七卷，当时并未刊印。思照道，是，这话说来就长了。季氏原本此地望族，亦官亦商，祖业经营盐务，大得其利，成一方巨富，举家迁入泰兴县城朝阳铺，起的大第，方圆三里。相传晚间敲梆巡夜的更夫，有六十人之多，每晚需得犒劳南酒十瓮，烧肉三十盆。家中养着戏班子，无日不宴，笙歌不绝……。太公摆手道，太过了，太过了，真是不知惜福。据说他家那个园子，倒好。

思照连连点头道，这个花园，可谓大兴土木，当年在县学宫旁拓地，凿石为山，引水为池，亭台楼阁，天桥曲廊，回旋相接；佳木灵草，四季芬芳。因园内有宋朝乡贤孙益亲手种的桂花树一棵，大十围，根株蟠曲，蓊郁苍翠，三秋时节，香飘数里，所以这个园子就叫嘉树园，以所藏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为镇园之宝。园中有春柳读书堂，又有静思堂和辛夷馆等处，是季氏昆仲幼时读书之所。

这里太公与思照说得娓娓，杏官在一边听得入神，想着日后怎生也做一番事业出来，只是家世清华，非是素封，因问道，没有海样家财，只怕也做不下编纂全唐诗这等事罢？

思照道，这个自然。不但是藏书纂书刻书，凡做大事，必得有大财力支持。就如现今胡大人严大人在湖北整军经武，如非尊翁在彼经理钱粮，爬剔搜厘，广开财源，调度所有，一定事事掣肘，如何平得长毛。杏官点头。自忖人生在世，是先出仕还是先致富呢，有否两全之策？一时不得主意，也就丢开不提，只是无钱难成事，豪奢必败家，牢牢记在了心上。

自过了泰兴，天气一日日热起来，行路最是辛苦。亏得思照调度得法，黄荣得力，打前站，寻宿头，一站站安排妥帖。杏官紧随太公照看，前搀后扶，饭时进羹汤，睡时排铺盖，克尽孝道。这一日，太公携了杏官坐在车上，看看盐城将到，心中欢喜，因说道，我盛氏故国，本在北地——

相传，我盛氏远祖，是周文王第七子叔武，因封在今山东宁阳左近的邾国，就以国为姓。文王五传至穆王，易邾为盛，此是盛姓之始。后来盛氏又分南北二宗。南宗东汉时从梁国迁至广陵，宋康王南渡时，随迁到金陵。到了明代，历城侯盛庸之孙盛睿公带了本支迁居常州，在城西北的龙溪河畔筑屋造室，就此在常州世居。天长日久，子孙繁衍，族人渐多，这聚居之处，就是我家老屋所在盛家湾，你的出生之地。

见杏官听得出神，太公接道，俗话说，数典不可忘祖。历朝历代，我盛氏出过不少人物。有帝师王佐，东汉盛允公官至司空；唐时彦师公，武德年间功封葛国公，授武卫将军，贞元间云鹤公，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宋时盛度公，翰林学士，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元明两朝，家风一变，出了不少文人秀士，盛懋、盛彧、盛时泰是诗画名家，也有名医与围棋国手，便是盛寅、盛年诸位先公。

思照在一边听得真切，接过话头对杏荪道，再就说到府上了——令祖惺予公，本朝嘉庆庚午举人，江西吉安县正堂，浙江海宁知州；令尊旭翁，庚子举人，甲辰进士，如今已是布政使衔，掌一省粮秣厘金……

太公见说，摇首道，我不过是风尘俗吏罢了。旭人呢，风云际会，也算做了些事，将来如何，还要看朝廷的气数。思照乃看着杏官道，前在道署

时，曾见塾师给令尊的书信，说到世兄，下的考语是“聪明颖秀，多思好问”。贵处常州文风最盛，想必世兄的学业大进了。

杏官正待答说，太公笑道，谬奖了。莫说杏官还未进学，就算读了些书，但多是我常州学派的经世致用之学，平日喜读的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今水经》，顾炎武的《日知录》《军制论》《天下郡国利病书》，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及龚自珍的《定庵文集》，在四书五经上不怎么下功夫。我看，他在八股上有限得很，日后下场，恐难博一第。

正说话间，忽见黄荣牵着头口站在道边——原来地头已到，城郭遥遥在望。黄荣报说，所赁之屋业已收拾干净，诸事俱备。太公便命进城，暂且住下。说不得又忙乱了数日，方才安顿。